





原件短缺

P 1-2

說則謂臣為足下殺之其他語意詳略率多不同故
備錄之以資閱史者

史記簡略

漢書兒寬傳曰張湯為廷尉廷尉盡用文法吏寬以
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涂為從史之北地
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
却矣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意掾史因使寬為奏奏
畢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
材以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
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

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為秦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漢書載寬事如此之詳，史記但曰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秦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湯，湯以為長者，數譽之才。此數句而已，不見所謂在廷尉不署曹之說，不見北地視畜數年之說，不見還至府為湯作疑奏之說，不見上疑奏即時賜可之說。見寬平生善處有此數事，似此曲折皆不一見，以至上問尚書開六輔渠議封禪事，漢書歷載而史記皆不書，何其太略也。以史記而考倪寬行事，不幾泯沒乎？大抵遷史失之略，如丙魏等

傳皆然。

漢獄吏不恤

漢獄固酷，獄吏尤不恤。試撫數事：周勃下廷尉吏稍侵辱之，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責也？韓安國抵罪蒙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然乎？甲曰：然，即溺之。王嘉下獄，獄吏稍侵辱之，嘉喟然曰：天嘆曰：幸得免，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肯死，有餘責。歐血而死，蕭望之不肯入獄，叩天嘆曰：吾備位宰相，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藥而死。夫以宰相大臣，獄吏尚且不恤，况其他乎？是以路溫舒上書有

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今治獄之吏
上下相歐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
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
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歲
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病則
思死捶楚之下何求不獲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
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明之上奏畏卻
則鍛鍊而周納之蓋秦當就雖谷繇聽之猶以為死
有餘辜何則鍛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
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故俗語曰畫地為獄
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詞
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
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溫舒一書深切如
此使人讀之不覺毛竦想秦獄之存於當時者莫此
為酷觀勃等所云益可驗矣鍛鍊周納文致其罪在
漢已然况今日乎

經惟二字

曩歲平江鄉試有詞科人為考官出策題用經惟二
字莫知所自僕讀後漢蔡邕傳晉嵇康書皆用此二
字又觀唐人文集如劉禹錫皇甫湜書中亦多用之

經常也漢書常字多作經如曰難以為經

披霧暗天

今用披霧暗青天事多指樂廣如梁孝元詩還思逢樂廣能令雲霧褰駱賓王詩情披樂廣天是也往往謂此語初見於晉不知此語已先見於徐幹中論曰文王畋於渭水遇太公鈞召而與之言載之而歸文王之識也灼然若驅雲而見白日霍然如開霧而睹青天晉人蓋引此語以美樂廣耳曹植謝入覲表曰若披浮雲而曬白日

瘡消二義

周官疾醫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瘡首疾鄭注瘡酸削也司馬相如消渴則所謂消中之疾也瘡首消中二疾既異而其字亦自不同後人往往不辨指為一疾鮮有別之者後漢李通素有消疾此正如相如渴疾也太子賢注消中之疾是矣乃復引周官為證是以消中瘡首為一義以至玉篇唐韻之類亦皆以瘡為渴病惟禮部韻瘡字下注酸瘡頭痛是為得之張孟押韻注酸瘡頭痛又渴病雖明知二疾為不同是又認二字為一體矣

田文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其言起此後書植
疏亦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南北史引彪甚多如李
彪曰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此皆兼二者言也獨
引一句者如梁武帝曰矧可謂相門有相矣宋武帝
謂王鎮惡曰可謂將門有將是皆祖田文之語爾而
續釋常談獨推王訓王鎮惡二事以證將門有將相
門有相之所自是又未知田文書植之所說也晉王
沉又有公門有公卿門有卿之語

王延扣冰

晉王延事母甚孝夏則扇枕冬則溫被母嘗感冬思
生魚延求而不獲扣冰而哭忽有一魚踊出冰上取
以進母史臣曰王延扣冰而召鱗扇席而驅暑雖黃
香孟宗抑為倫輩僕謂不若易孟宗為王祥尤為切
當為母而致冰鮮王氏有二事前有祥後有延

江淹擬古

遜齋閑覽云文選有江淹擬湯惠休詩曰日暮碧雲
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為休上人詩故事僕謂此
誤自唐已然不但今也如韋莊詩曰千斛明珠量不
盡惠休虛作碧雲詞許渾送僧南歸詩曰碧雲千里
暮愁合白雪聲秋思長曰湯師不可問江上碧雲深

權德輿贈惠上人詩曰支郎有佳思新句凌碧雲孟郊送清遠上人詩曰詩誇碧雲句道證青蓮心張祐贈高閑上人詩曰道心黃蘗老詩思碧雲秋雪竇詩曰碧雲流本是詩家曰湯慧休詞豈易聞暮風吹斷碧溪雲似此等語皆以為湯師用唯常蘇州贈皎上人詩曰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詞似不失本意吳曾漫錄但引樂天與唐上人對答二詩為證豈止此耶

王介詩

王介出守湖州嘗有詩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替閻羅後兩句事見北史韓禽傳禽曰生為上柱國死為閻羅王亦足矣夫子稱祝鮀之佞蓋美其有材耳謂衛靈公不亡者以有祝鮀等之故左氏傳亦謂祝鮀排難解紛賢者也介以諂媚者為祝鮀是狃於流俗之見觀晉王沉為豫州刺史下教曰達幽顯之賢去祝鮀之佞北史曰羣犬吠新客佞暗排踈賓望衛惋祝鮀眇楚悼靈均知此說又矣不知佞有二義有材佞之佞有諂佞之佞

藥攔

李濟翁資暇集曰園庭中藥攔攔即藥藥即攔猶言

園援非花藥之攔漢宣帝池藥未御幸者與貧民漢書闌入宮禁率多作草下闌則藥攔尤分明也有不悟者以藤架蔬圃作對僕謂此說固是然考漢宣帝紀池藥未御者與貧民非藥字又觀古人詩如梁庾肩吾日向嶺分花徑隨堦轉藥攔唐李商隱曰水精眠夢是何人攔藥日高紅髮鬢王維曰藥攔花暹衡阿裏又曰新作藥攔成杜子美曰乘興還來看藥攔許渾曰竹援晝看荀藥攔春賣花又曰攔園紅藥盛張籍曰借宅常飲事藥攔多作花藥之攔用也近見苕溪漁隱亦引藥為證

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鈺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注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史記載此大略相同但於短兵下無麇臯蘭下一句於斬胡王下却言誅全甲執渾王子徐廣注誅全甲一作誅全甲此三字較之漢書所言甚失文理疑史記之文傳流之誤後人不考因其誤而為之注耳

稱翁姑為官家

吳人稱翁為官稱姑為家錢氏納土蓋嘗奏過謂其土俗方言觀范曰華臨刑其妻罵曰君不為百歲向家其母云云妻向家莫憶表君正父疾不眠專侍左

右家人勸令暫卧答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二事正在南史知吳人之語為不誣也

男人傅粉

世說載何晏潔白魏帝疑其傅粉以湯餅試之其杖愈白知其非傅粉也僕考魏略晏自喜動靖粉白不去手則知亦嘗傅粉矣前漢佞幸傳載籍孺閔孺傅脂粉以婉媚幸上此不足道也東漢李固傳章曰在殯路人掩涕而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資盤旋偃仰從容治步略無慘怛之心顏氏家訓謂梁朝子弟無不熏衣剃面施朱傅粉此明知古者男子傅粉者

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恨不知灰釘事前輩謂杜篤賦焚康居灰珎奇稚鳴鏑釘鹿蠹商隱彫篆如此僕謂此二字出於南史陳祖紀九錫策曰玉斧將揮金鉦且戒妖苗震懾遽請灰釘商隱用此語耳如見藝苑雌黃亦引此辨與僕暗合

聯合古人句

僕嘗用古人全句合為一聯曰籠中剪羽仰看百鳥之翔側畔沉舟坐閱千帆之過自以為工近觀漫錄謂任忠厚有投時相啓正有此一聯但改側字為岸字耳其暗合有如此者但漫錄不言所以不知上句

乃韓退之詩下句劉夢得詩韓曰剪羽送籠中使觀
百鳥翔劉曰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野客叢書卷第十二

野客叢書卷第十三

長洲王楙

解經惡穿鑿

韓退之謂論語子在田何敢死死本先字僕觀北史
李彪拜迎魏帝帝曰朕以卿為死矣曰子在田何敢
死乃知死字劉原父謂尚書愿而恭恭疑恭字蓋愿
而加恭則愈拘而不和矣豈濟其不及哉僕觀南史
顧愿字子恭虞愿字士恭則知恭字蓋古也郭次象
謂孟子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少當讀如多
少之謂人既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少艾艾言衰也

如者艾之艾此說亦佳然觀離騷竦長劍兮擁幼艾
戰國策不以手工乃與幼艾注引孟子慕少艾之語
又齊王有七孺子注云孺子謂幼艾美女也人知以
少艾為幼美自古已然矣後世解經有極佳處然觀
史傳所引又徃徃不然似此甚多不可殫舉僕舊從
老先生授論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
丘之好學也已謂孔子每事謙遜不應自謂人不如
我好學只移焉字下一點於焉字上以焉字作煙字
讀文意更別然觀北史引此語則曰如丘者焉因知
後學之解聖經政不必用意過當為穿鑿之說無悖
於聖人經旨斯可矣

晉王氏數派

晉王氏最盛然有數派非一族也僕不暇盡教姑擇
其顯然者疏之渾濟坦之濠脩之屬皆太原之裔後
漢隱士霸之後也祥覽敦導義獻之流皆瑯琊之裔
漢御史大夫吉之後也渾戎衍澄亦瑯琊裔祥覽別
派也肅恂虔愷蘭陵人後漢良之後也儀裒陽城人
魏脩之後也濬彞矩暢弘農人晉王氏無慮十餘派
惟琅琊之派最盛王導之孫珣珉謚穆十三子仕宋
大顯而慶流蕃衍至隋及唐有琳者仕則天時有瑛

有擲者亦相繼為時顯人皆導之嫡派也見於史傳者班班可考善乎李翰作鳳閣王侍郎傳替論序曰太子晉之後有錯為魏將翦為秦將自秦至漢有吉有駿自漢至晉有覽有祥其緒也則悅洽珣珉其傍枝也則渾戎衍經此說正得其源流僕衰緒出自太原自晉避地徙于閩中按家譜十世祖諱榮仕唐為水部郎中見閩川名士傳七世祖諱仁僨閩王審知辟為大理評事不就避於剎頭鄉里服其節義至今稱剎頭王家焉

二書一意

韓退之上于襄陽書曰夫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士能垂休光昭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

此言久矣未嘗敢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出世之才
云云皇甫湜上江西李大夫書曰居蓬衣白之士所
以勤身苦心矻矻遑遑出其家諱其親甘窮飢而樂
離別者豈有貳事哉篤守道而求知也有任之所以
休聲茂功鑠光保大不絕勲而窮名者亦無異術焉
樂育才而得人也人無所知雖賢如仲尼窮如仲尼
死而道屯况其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如唐堯水不
抑而凶未去况其下者乎故上之於人下之求知相
須若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也蓋以在位居高而
聽深在下者行卑而迹賤其事勢不同出處相懸故
也况乎上之人負其位不肯求下之人負其材不肯
屈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急相得若此之難也某自
學聖人之道誦之於口銘之於心徒恨今之人待士
之分以虛華而今之士望人之分以毫末上下相敲
波流相翻是以役役棲棲鬱鬱而無語切以閣下以
周邵之材云云二書皆用此起意

陳遵投轄

大抵觀史當逆其意不可泥其文如陳遵傳云遵每
大飲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
不得去如傳所云則遵閉門投轄率以為常何其不

近人情如此每閉門不放客出可也何至每以其轄投井中耶蓋投轄事一時偶然耳非謂其常如是也遵間嘗因醉中留客不住遂取客車轄投於井中史家紀此一事以見遵平時好留客如此後人不考其意遂謂常取人車轄投井中如李方叔詩可笑陳孟公好客常投轄何不曉事如此

阿買

晉宋人多稱阿如云阿戎阿運之類或者謂此語起於曹操稱阿瞞僕謂不然觀漢武帝呼陳后為阿嬌知此語尚矣設謂此婦人之稱則見於男子者如漢轂院碑陰有阿秦阿買阿興等名韓退之詩阿買不識字知阿買之語有自

士君子立論之難

甚哉士君子立論之難也東坡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僕謂漢取天下雖不無詐力何嘗不以仁義漢守天下雖不無仁義何嘗不以詐力宣帝嘗曰我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此語甚當似不若雜秦周之所以取者取之雜秦周之所以守者守之者漢也溫公曰才德

兼全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僕謂聖人道化之妙應變無方者也豈可以才德論耶才德兼全固雖天資甚高者能之然在聖人似不當以是論何者要有所局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斯可謂善謂聖人矣僕脫進寡陋不足以窺前輩藩籬之萬一鄙見如此未知是否

美事不兩全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天下美事安有兼得之理夏侯嘉正喜丹竈又欲為知制誥嘗曰使我得水銀銀半兩知制誥三日平生足矣二願竟不遂而卒白樂天棄冠冕而歸鍛鍊丹竈未成除書已到世事相妨每每如此蓋造化之工不容兼取既欲為官又欲為仙安有是理耶

夷亭之讖

僕自幼嘗聞鄉中長老言潮至夷亭出狀元不曉所謂已亥庚子連歲大旱鹹鹵之水果至崑山境上所謂夷亭末地是時黃田魁天下次舉鄉中文籍籍言潮水至夷亭末以為信也甲辰歲衛涇又魁天下蘇

之為州自

本朝開國以來未有古大魁者而連舉預言甚為卿中常觀僕嘗作啓賀衛魁一聯有曰謂夷亭兩見潮水君其庶吉識而登大名而姑蘇連出異人我欲作雅歌而紀盛事蓋寶錄也

書詞輕重

無垢先生為郎曹曰唯室先生道書則曰子韶郎中老兄及入西清書詞之理頓加稍官而不稱字門人疑之或以問唯室唯室曰今為天子從臣不比向來當還其禮豈以故舊之私廢之時以以為識體僕伯祖公達與許右丞少伊有筆研之舊洎許入政府伯祖猶為士人書問往來不廢俱以字稱或謂伯祖許公隆貴無稱其字伯祖不然曰故舊之義安可以窮達異之哉然伯祖字之而許亦不以為嫌人嘉伯祖之不屈服許公之有量

新莽威斗

避暑錄載韓玉汝家有王莽銅料狀如勺以今尺度之長一尺三寸其柄有銘曰大官乘輿十凍銅料重三斤九兩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十二月工遵造史臣闕掾臣岑掌旁丞臣弘令臣相第二十六料食

器其文如此又觀隸釋載新莽侯鉦銘曰侯鉦重五
十來斤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古工工晦造耆夫
放守史凡椽太守左丞守令嘉掌共上大夫闕三省其
文意亦如此二銘甚相類僕考新莽傳建國八年改
天鳳天鳳六年改地皇莽自以土行故以戊子代甲
子為六旬之首冠用戊子為元日是以每年有上戊
之文又案天鳳四年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
斗以五石銅為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
兵既畢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前御旁其用如
此後劾孔仁亦曰右杖威節左負威斗王汝家所藏

銅料正此物也觀制度亦相似第尺寸差殊耳前後
所製固自不同又觀南史有人開玄武湖於古家上
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何承天謂此亡新威
斗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家外一在家內時二公居
江左者唯甄邯必邯之墓俄啓冢又得二斗復有石
銘大司徒郵邯之墓人皆服其博識又知當時威斗
有以賜大臣者如此侯鉦無所考據然不觀侯鉦銘
無以驗銅料為真新始物也侯鉦銘云重五十來斤
來字上加二點是來字古人七字有如此借用者因
知北齊文宣以七為漆而誅第上黨王渙其指亦有

自

漢人居喪

漢人居喪率多以日易月罕有終三年之制者其制自文帝道詔令臣子勿久喪已葬則除自後因而弗改習以成俗故翟方進為相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然當時亦知終三年喪為盡禮如原涉行父喪三年顯名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為宗室儀表薛宣後母死其弟脩去官持三年喪而宣不照遂以不孝免又漢碑中有居喪二交菲五五者則以為美談如李翊費鳳之徒以為至孝銘謂考憂釋紼公義卓休其見推徃徃如此則知當時丁父母憂持三年喪者鮮矣不持不能持三年喪且居憂而遷除者有之如魯峻居母憂自乞拜議即是也漢人居喪大率可見奪情廢禮徃徃行之而安其薄甚矣然又有過於厚者如高陽令楊著遭從兄憂而去官度尚遭從父而解秩又有為其師服斬喪三年而不釋者禮之過不及如此

漢人下語

鄧陽曰高皇帝收弊民之倦谷永曰陛下當盛壯之

隆太史公年表揚惲皆曰當盛世之隆班固曰高帝
行寬仁之厚杜延年曰晉獻被納謗之讒申生蒙無
罪之辜枚乘曰馬方駭鼓而驚東方朔曰賜清燕之
間漢人文章有如此下語者似覺意疊要不害於理
近時有直學士院制誥中用龍光之寵之語而
不喜以謂意重惜當時無以此言奏之客有言上語
者躊躇久之謂寵字難改僕謂求便於時化龍光之
渥為穩帖也僕又考之龍光二字六經中別無出處
唯詩有之據詩為龍乃寵字借寵為龍耳然漢人碑
刻以龍光對言鶴鳴是以為龍鳳之龍矣

弟姪獻言

兄弟之子猶子也古人親族以父道曰叔父曰大人
而事叔亦以子禮叔姪之分與父子同是以後世贈
言不敢施於叔父者正懼其僭也僕謂古人叔姪之
分雖有間而事有可告則不可得而隱古人叔姪之
間自有相子之至情初不以尊卑為間者僕觀爰盎
為吳相臨行辭其兄子種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
多姦今召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劔刺君矣南
方卑濕君能日飲亡何說王母反而已如此則卒脫
觀此教語斷斷乎治吳之藥石也種為此言不以嫌

蓋受其說不以為罪蓋用種計迄善於吳此正姪規
叔之一例也唐人如沈亞之歐陽詹權德輿之徒皆
有送叔序豈非祖此意何又芮城府君為御史將行
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此
又弟敵言之一例也如柳子厚等亦有送兄序

遊士持書干謁

今遊士持朝士書走江淮謁州郡往往視書之輕重
而次第之此風其來尚矣僕觀沈亞之集有與潞鄜
州一書其間言某自某方來以某執事書為之輕重
書之多者館善字飽味善書之次者又次之其有無因

而至者雖辨智過人猶以為狂即與偶然之輩徵幸
之徒退栖陋室與百姓雜處飢惡味且走閣下者不
獨盡窮餓求粟帛者亦有抱其才智求戚否於閣下
今一貫以禮而以書不書為輕重切恐天下之士其
來閣下門者皆爭賈書為糧受閣下之惠而皆曰某
官之書而禮我何有愧於閣下不惟不愧且將憤怨
閣下勞費以取無益觀亞之所言可以見當時遊謁
之士

王勃等語

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

為工僕觀駱賓王集亦曰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
雨聲相亂日飈金將玉露共清柳黛與荷紺漸歇緇
衣將素履同歸廊廟與江湖齊致此類不一則知當
時文人皆習為此等語且勃此語不獨見於滕王閣
記如山亭記亦曰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與紅塵並
頭莫歐公集右錄載德州長壽寺碑與西清話叙此
等語不一僕因觀文選及晉宋間集如劉孝標王仲
寶陸士衡任彦升沈休文江淹之流往往多有此語
信知唐人句格皆有自也李商隱曰青天與白水環
流白日共長江俱遠陳子昂曰殘霞將落日交暉遠

樹與孤烟共色曰新交與舊識俱懽林壑共煙霞對
賞

二史下即字

班馬二史下即字曰所治即上意所欲臯子監吏深
刻者即上意所欲釋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
雖文致法徃徃釋之曰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
不及之即危行曰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衝命曰今
單于即能前天子自將兵討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
漢曰言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曰温舒善事
有勢者即無勢視之如奴曰今能入關破秦甚喜即

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曰即有緩急真可將兵曰即無事當窮竟曰漢即來我即發曰即上云云大王即有周召之名似此言甚多即為言就也亦當時史文之語助耳

丈人

今人呼丈人為泰山或者謂泰山有丈人峯故云據雜俎載唐明皇東封以張說為封禪使及已三公以下皆轉一品說以婿鄭鑑官九品因說遷五品姚元崇恠而問之鑑不能對黃番綽對曰泰山之力與前說不同後山送外舅詩丈人東南英注謂丈人字俗以為婦翁之稱然字則遠矣其言雖如此而不考所自僕觀三國志裴松之注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句下謂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按裴松之宋元嘉時人呼婦翁為丈人已見此特

晉官品占田

晉平吳之後制官品占田之法第一品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國朝近制官品限田多寡

之格甚與晉同而較之舊制已減半矣

野客叢書卷第十三

野客叢書卷第十四

長洲王楙

王珪母妻識見

唐書載王珪始隱居時與房杜善母嘗曰而必貴然
未知所與遊者何人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
闕大驚敕具酒食盡歡終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
不疑杜子美送重表姪王珣詩曰我之曾老姑爾之
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
俱交交長者來在門荒年自糊口家貧自供給客位
但箕帚俄頃羞頗珣寂寞人散後入恠鬢髮空吁嗟

為之夕自陳剪髮鬻鬻市充沽酒上云天下乱宜與
英俊厚向切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
十八九子等就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
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薛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
驚戶牖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
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
垂不朽杜詩所載如是之詳觀詩言房杜來沽酒留
飲之意似與傳文同然此是珪妻杜氏非關母李氏
事前輩往往疑之終莫能辨或以為傳誤僕謂觀者
正不必深泥要當兼考於理為得傳言母李而詩言
妻杜有以知有婦姑皆賢其高識遠見甚非常人所
能及者毋見房杜則謂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妻見
太宗則謂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其事甚異詩傳
互相發明皆可為據也趙次公虬髯十八九謂太宗
又曰有虬髯公傳僕謂引虬髯公傳誤矣此非太宗
乃李靖所遇之人張三郎者所謂虬髯公者亦偉人
見隋室不靜亦欲規圖基業太宗既出見其英武為
不可及於是過海自立為扶餘國王其事甚明見廣
記此事甚與陳希夷返華陰山意同

賈島事衆說不同

新唐書載賈島初為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
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為
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值公卿貴人皆不
之覺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詰之久乃得釋累舉
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唐遺史載賈島初
赴舉在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云引手作推敲之
勢時韓退之為京兆尹車騎方出島不覺行至第三
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道所得詩句退之遂並轡歸
為布衣交後因不第乃為僧號無本居法乾寺一日
宣宗微行至寺聞鍾樓上有吟詩聲遂登樓於島案

上取詩卷覽之島攘臂奪之曰郎君何會此宣宗既
去島知亟謝罪乃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普州司倉卒
故程錡以詩悼之有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之句
撫言又載賈島大和中嘗跨驢張蓋橫截天街時秋
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吟曰落葉滿長安求一聯不可
得不知身之所從因衝京兆尹劉栖楚節被繫一夕釋
之又嘗遇武宗於定水精舍島尤肆慢武宗訝之他
日令與一官授長江簿至普州司倉卒三者所載異
同如此新書謂先為浮屠後舉進士遺史謂後因不
第乃為僧遺史謂得僧敲月下門之句衝京尹韓退

之節據言謂聯落葉滿長安之句衝京尹劉栖楚節
新書謂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遺史謂奪詩卷忤
宣宗除長江簿撫言又謂肆慢武宗云云其紛紛之
論不同如是不可曉僕觀集中載大中八年賜島長
江簿墨制九十四字若是則島出仕於宣宗之時似
合遺史之說矣然考蘇絳所撰墓誌則曰雁飛謗書
授長江簿三年秩滿遷普州司倉會昌癸亥歲終于
郡官舍殆未浹旬又轉當州司戶於我何有此正與
傳文所載一同要當以此為正島死於武宗之世不
應至宣宗之時方仕墨制疑後人所撰以附會遺史
之說不然則大和誤書為大中亦未可知

文帝輕信

文帝雖天資仁厚然失於輕信賞罰之命徃徃出於
一時而不加審細所幸當時之人率能救止不至麗
於有過之地季布為河東守人或言其賢則召以為
御史大夫又或言其使酒則罷歸故郡賈誼通諸家
之書廷尉言其能則召以為博士絳灌言其擅權則
棄之長沙周勃以大臣之重或者言其反則下廷尉
太后言其不反則赦出之太倉令或者言其過遽下
腐刑緹縈言妾父廉平則恕之孟舒魏尚守雲中皆

有能稱稍有所聞則下吏削爵一聞田叔馮唐之言
遂復其故職至於口銑而責上林尉以辯給而遷齊
夫以犯蹕而欲致其死以盜環而必致其族是皆出
於一特之喜怒而賴張廷尉之救止也文帝輕於賞
刑徃徃如此正自其輕信之過向非有以救之能無
損於文帝之仁乎

漢人多引逸經

漢人多引逸經之詞漢光武元朔詔曰詩云九變又復
貫知言之選元鼎詔曰詩云四牡翼翼呂征不服楊
終曰詩云皎皎練絲在所染之張衡曰立功立事式

昭德音注逸詩曰祈招之悒悒式昭德音引逸詩者
如此晁錯贊書曰毋為摧首將受其咎王商傳周書
曰以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注逸書之詞蕭何傳周書
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律歷志曰書曰先其筭命蕭
望之傳書曰戎狄荒服陳湯傳周書曰記人之切忘
人之過主父偃傳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云在所用
師古注此書者本尚書之餘引逸書者如此

取亭館名

東坡見人讀晉書問其間得幾亭名范石湖亦嘗與
立之伯父言凡亭館名須於前代文籍中取本朝文

籍要未為古似不宜取僕謂借如本朝歐公荆公蘇黃諸公以其名重就其詩句取之猶未為過近時稍有詩聲遂採以為扁榜甚無謂也大抵名不可過實與其浮誇不若少貶以溫公學術而園曰獨樂堂曰讀書初未嘗誇耀今人率求美名以飾其處不顧己之所安如懸車扁曰見一是也時人好誇不止一端如名寵婢如書桃符皆然桃符書惟天佑于一德八荒歸壽域此等語不知常人何以當之僕亦祖嘗以桃符丐唯室先生書先生書曰但願見孫勤筆墨不妨老子自婆娑其語甚得躰

金條脫事

南部新書載大中間嘗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令溫岐卿續之岐卿以玉跳脫應之宣宗令以甲科處之為令狐綯所沮除方城尉綯曾問其事於岐卿曰出南華真經非僻書也真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後岐卿詩有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北夢瑣言謂南華真經無玉跳脫事不知當時何所據也僕謂真誥玉條脫事正在第一篇中謂華陽第一篇可也豈南華第二篇耶然考溫岐卿集有題李羽故里一詩尾句曰終知此恨銷難盡辜負南華第一篇無悔

讀南華第二篇之句得非別詩乎此事數處所載率有異同盧氏新記又曰唐文宗一日問宰臣古詩輕衫觀條脫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脫釧安妃有金條脫是臂飾也北夢瑣言又謂宣宗嘗有金步搖未能對求進士對之溫庭筠以玉條脫續之帝賞焉宣宗愛唱菩薩蠻詞承相令狐綯假其修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告於人由是疎之溫亦有言中書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宣宗微行過於逆旅溫不識帝詰之曰公非長史乎曰非也謫為方城尉流落至死撫言又云庭筠與執政有惡奏其攪擾場屋黜為方城尉說者不一如此

杜荀鶴羅隱詩

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者惟杜荀鶴羅隱諫為多荀鶴詩如曰祇恐為僧僧不了為僧得了盡輸僧曰下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曰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閑曰世間多少能容客誰是無愁行睡人曰逢人不說人間事便事人間無事人曰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歎何如羅昭隱詩如曰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曰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

日愁日能消造化幾多力不受陽和一點塵日只知
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日時來天地皆同力
命去英雄不自由日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
誰甜日明年更有新條在繞亂春風卒未休今人多
引此語往往不知誰作

古文尚書

遜齋閑覽日春秋襄公六年楚殺令尹子卒君子謂
楚共王於是乎不刑因舉虞書成允成功為證又哀
公十八年己人伐楚傳引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
龜此皆大禹謨之文杜預注日逸書也是未嘗讀古

文尚書耳僕謂當是之時古文尚書未出而預之所
引非今之本是以不同且如國語引泰誓日民之所
欲天必從之湯誓日余一人有辜無以萬方常昭注
日今泰誓無此文其散亡乎又引開石和鈞王府則
有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民可近不可下
如此等語甚多常昭皆注以為逸書按今尚書數處
本文具存初非嘗散失也非特國語為然又如禮記
引君陳此謀此猷惟我后之德太誓子克受惟朕文
考無罪鄭氏註亦以為無此文不知此文元在杜預
之見正與韋昭鄭玄同皆以本文為逸詞非不讀古

文尚書蓋古文尚書未行於時故爾且預所見不獨是也如董之用休戒之用威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慎始敬終終以不困臯陶邁種德念茲在茲聖有謩勳明徵定保如此等語預皆注為逸書又如穆叔舉太誓民之所歆天必從之預注謂今尚書無此文諸儒疑之按諸語其存今尚書中聖有謩訓作聖有謩勳注謂聖哲有謀功者此一字與今不同

金叵羅

漫錄曰東坡詩歸來笛聲滿山谷月明正照金叵羅案北史祖珽盜神武金叵羅蓋酒器也韓子蒼詩亦曰勸我春風金叵羅僕謂金叵羅入詩中用已見李太白矣不但蘇韓二公也雖知金叵羅為酒器然觀祖珽盜金叵羅置髻上髻上豈可以置酒器乎黃朝英亦有是疑

奚斯頌魯

顏師古作正俗引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造此廟而王延壽靈光殿賦不當云奚斯頌僖此說是矣不知其失不自延壽始自班固始也觀兩都賦序曰臯陶歌虞奚斯頌魯知此語舊矣案魯頌子夏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季孫行父請命子周而

史克作頌閔宮卒章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萇注
曰有大夫父子奚斯者作是廟也鄭箋曰奚斯者教
護屬功課章程也知史克作頌奚斯作廟明矣班固
乃以魯頌為奚斯所作豈非誤耶賈氏羣經音辯謂
班氏將見前世傳詩學者或有異說與僕觀李善文
選注曰韓詩魯頌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
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
乃知此語有自宋鮑照河清頌亦曰藻被歌頌則奚
斯之徒

衆口鑠金

屈原九章曰衆口鑠人乎初若是而逢殆補引鄆陽
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之語僕謂鄆陽之語在後豈應
引證不知在楚人之前嘗有此語矣觀鄆折子曰古
人有言衆口鑠金三人成虎鄆折春秋魯定公時人
鄆謂古人有言則此語又見於鄆之先矣補引漢人
語是未見鄆折子書耳且在鄆陽之前張儀亦嘗有
此語其後李善注文選鄆陽語引國語冷州鳩衆心
成城衆口鑠金要未為廣論衝曰衆口鑠金者在五
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

櫻桃無香

漁隱曰退之櫻桃詩曰香隨翠籠繁初重色映銀盤
馮未停櫻桃無香退之言香亦是語病僕謂凡麗於
土而被雨露之發育者皆有香香者氣也謂草無香
則曰風吹花草香謂竹無香則風吹細細香豈可謂
櫻桃無香哉漁隱不參物理但謂芬馥者為香而不
知物之觸於鼻觀者非香而何

天開圖畫記

胡應期作真州天開圖畫記曰公誠為面矯首而望
江都宅其東牙櫛錦纜還有隋煬帝之遺跡可鑒乎
瓜步控其西金戈鉄馬還有魏太武退師之故道可

襲乎南則建業孫仲謀校刀斫案之怒今尚可激乎
北則臨淮南霽雲抽矢射浮圖之恨今尚可償乎此
意出於汪彥章京口月觀記米南宮壯觀記月觀記
曰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鳴夷子皮之所
從道也其西曰瓜步魏大武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
陵則謝太傅之所築悽而居也江中之流則祖豫州
之所擊楫而誓也壯觀記曰嘗試與客指天末之疊
嶂望林表之平陸曰此吳蜀之所爭也此六朝之所
都也此曹孟德劉元德之所摧敗奔北而陸遜周瑜
之所得志而長驅也此梁武之所不能而侯景之所

陸梁而睢盱也此孫皓陳叔寶窮侈極醜惟日不足而今日之所荒墟也漁隱謂東坡超然臺記其畧云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遠若近庶幾有隱君子乎其東則廬山泰人盧敖之所從道也西望穆陵隱然數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大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此語本祖習鑿齒書意其後月觀記之從而劾之習書曰吾來襄陽從北門入西望降中想臥龍之谷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禹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

端午

容齋隨筆曰唐元宗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九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僕觀續世說齊映為江西觀察因德宗誕日端午為銀瓶高八尺以獻是亦有端午之說

承准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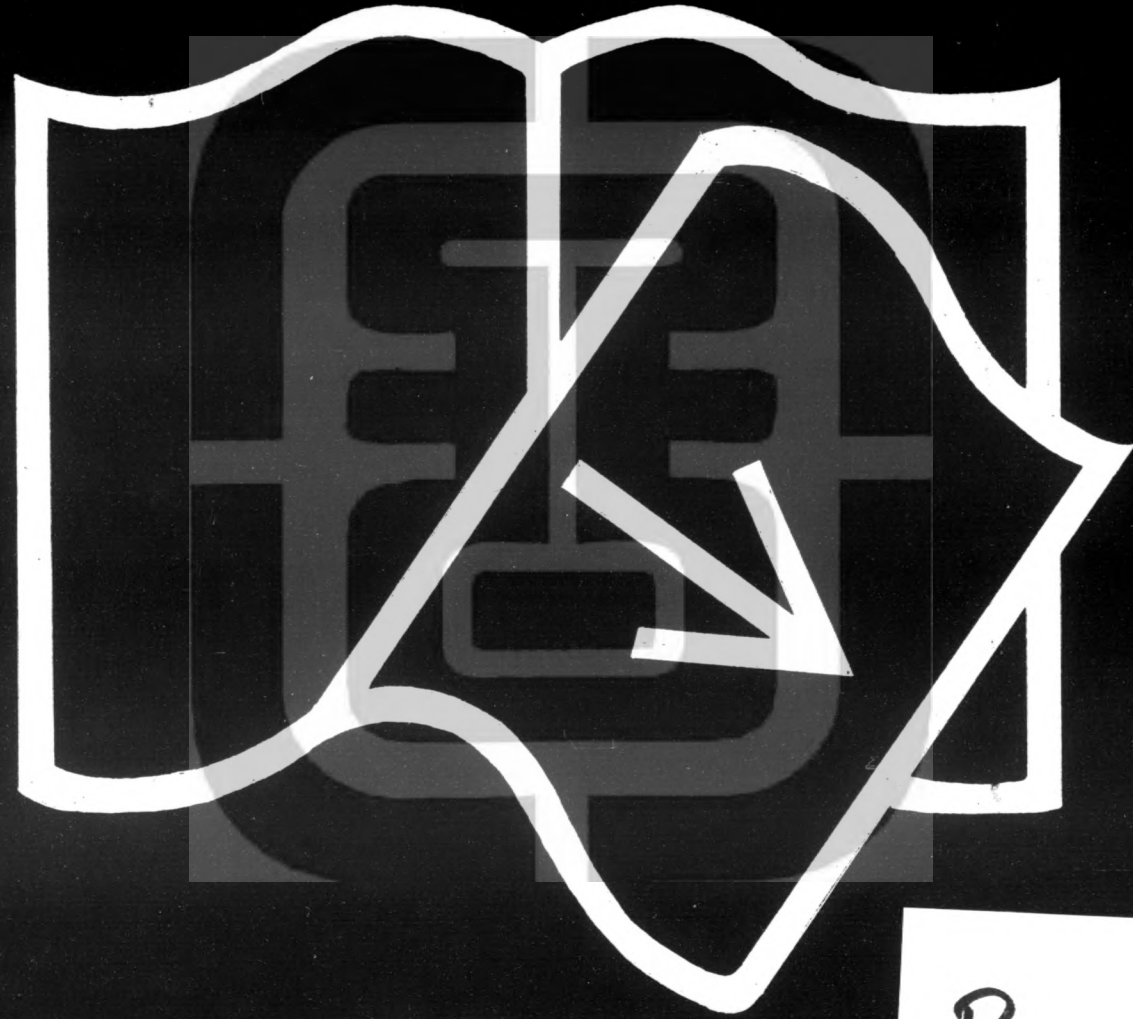
今吏文用承准字合書準說者謂因寇公當國人避其諱遂去十字只書准僕考魏晉石本吏文多書此承

隹字又觀秦漢間書與夫隸刻平隹多作隹知此體古矣干祿書廣韻註謂隹俗隹字既古有是體不可謂俗書要皆通用石林燕語言京師舊有平隹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蔡魯公為相以其父名隹改為平貨務僕謂平隹字自古以來更革不一觀宋書平隹令避順帝諱改曰染署其他言隹字處所避可知

徐忻詩

西清詩話曰徐忻作詩有唐人風氣有詩曰劍去池空一水寒游人到此凭欄千年来是事消磨盡只有青山好靜看僕記得一妻說謂一婦人能詩舉其一

絕末聯云年来萬事入心只有看山眼不枯語工於徐



原件短缺

P1

野客叢書卷第十四

人移折零落舊花雨下開無主青山何所直賣供官
稅不如灰劉禹錫傷愚溪詩序曰柳子厚歿三年有
僧來告曰愚溪無復曩時矣悲不自勝因為詩二章
曰草聖數行留壞壁木奴千樹屬隣家唯見里門通
德榜殘陽寂寞出樵車僕觀二詩深有感焉當道遙
公隆盛之日太官載酒奉常抱樂鑿輿翟禕增賁泉
谷見誇於諸公者不一常公去此才數世耳向者道
遙之地至於賣供官稅不如灰當子厚無恙之日所
游愚溪皆一時名士而子厚物故未久乃至殘陽寂
寞出樵車是何悲廢一至於此觀此二事重使人惻

然前人基緒後人鮮克保持雖欲委曲為計有不可
得李衛公平泉山居戒子孫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
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士也諱戒非不切
至然平泉恠石名品未幾為洛陽大族有力者取去
嗚呼茲豈告戒所能及哉

握髮等事

今言吐哺握髮必歸之周公如李瀚蒙求所載是也
不知先此大禹蓋嘗一饋而七起一沐而三握髮矣
事見呂氏春秋今言持經誦經不知雨之流麥必稱
高鳳不知先此朱買臣嘗孜孜修學不覺雨之漂
粟矣事見鄒子前漢載韓信微時從漂母食不知先
此子胥微時蓋嘗從擊綿女子乞食矣事見吳越春
秋此三事皆在前世罕傳焉

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

孟子題辭曰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名軻字則
未聞也前漢志顏師古注日聖證論云軻字子車而
此志無字只孟子未詳所得僕謂孟子之字見於孔
叢子夫豈未之見耶因知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何
可勝數徃徃見於傳注碑刻雜說姑表一二出之楚
狂接輿姓陸名通伯樂姓孫名陽許由字仲武並見

莊子釋文伯夷姓墨名智字公達叔齊名允字公信
夷齊乃謚也見論語注臯陶字庭堅見左傳孔安國
字子國見孔叢子漢高祖父太公名煜字執嘉見皇
甫謚帝王世紀高祖兄仲名嘉曹參字敬伯漢中公
名培見史記注蓬蒙之弟名鴻超楊朱之弟名布見
列子鄭子真名樸叔孫通名何見楚漢春秋項伯名
繆字伯見漢書注楊王孫名貴西京雜記陳仲子字
子終見高士傳商山四皓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見
陳留志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見崔氏譜箕子名
餘胥見司馬彪注易牙名垂字易牙見孔穎達左氏

疏伏生名勝字子賤孫敖名饒字叔敖並見碑

彭祖姓籤

名鏗見姓苑籤音翦見論語切比老彭疏胡如村乃作賤字用千姓編亦然非也

行狀不宣等語

漫錄謂文選楊修答臨淄侯牋末曰造次不能宣備
書尾用不宣語起此僕觀漢高祖初定天下諸侯王
上疏云末云大王功德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此
正不宣語之所從出也又謂自唐以來為墓誌必先
有行狀蓋南朝以來已有行狀如梁江淹之作是也
僕觀吳志周條等甄別行狀上疏云云此行狀之名
所由始也

設法

今女用倡賣酒名曰設法或者謂漢晉未聞僕謂此即卓文君當壚之意晉人如阮氏醉臥酒壚婦人側司馬道子於園內為酒壚列肆使姬人酤鬻酒看是矣

賤庶出之子

自古賤庶出之子王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孝武日崔道固如此豈可以偏庶侮人顏氏家訓曰江左不諱庶孽河北鄙於側出江左喪室之後多以妾勝主家事河北必須重娶子三四母至庶而此風猶存

觀褚遂良請千牛不當嫡庶表曰永嘉以來王塗不競在於河北風俗乖辭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降及隋代斯流遂遠獨孤后禁庶子不得近侍聖朝深革前弊人以材進不論嫡庶于今二紀今者薦千牛舍人仍為此制理所未安觀此可以見漢晉以來重嫡而輕庶矣切又考之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至母恤曰此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耳對曰天之所命雖賤必貴於是母恤為世子知此意自古而然

泰夫人

漢碑有書太夫人為恭夫人或者以為異僕謂漢人多書太為泰如前漢書泰平泰一泰甚之類是也范曄避家諱故後漢書皆書泰為太如郭泰為郭太鄭泰為鄭太是也漢碑所以書泰夫人近有好用古字者書是非為氏飛而或者笑之僕謂此固好奇不可為無所本古人書字率多借用蓋嘗考之漢書以頌示字書視看字如視其節儉是也荀子以視看字書是否字如是其庭可以搏瓦是也漢志以是否字書氏族字如至玄孫氏去莊王是也書非字為飛者如漢碑所謂飛陶唐其是乎此氏飛字之所據也

蕭何留守

漫錄曰留守字案漢外戚傳戚夫人從上之關東呂后常留守高承事物紀原乃言留守始唐非也僕謂漢高祖出征留蕭何守關中此正留守本意後之所謂留守者正祖此爾呂后婦人豈所當據其後如晁錯請居守光武以寇恂守河內晉惠帝幸長安荀藩在洛陽留臺承制隋煬帝幸遼東命樊子蓋東都留守似此不一高承事物紀原謂留守起於唐何其太鹵莽耶推而上之則又出於石祈子守之意後觀史記越世家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惟太子留守知此意又遠矣

歸去詞語

漫錄曰淵明歸去來詞云臨清流而賦詩蓋用稽康琴賦中語僕謂淵明曾次度越一世其文章率意而成豈應規放前人之語其間意到處不無與古人暗合非有意用其語也儻如漫錄所云則風飄飄而吹衣則出於曹孟德泉涓涓而始流出於潘安仁此類不一何獨用嵇康之語哉

人生何須

南史張緒謂柳世隆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公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裴昭明止郡清勤不事儲蓄常謂人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不如一經二說出於徐勉

衙牙二字

漫錄曰孔氏雜說牙音旗也太守出則有門旗遺法也後遂以牙為衙或以廨舍為衙唐韻曰衙府也是亦訛耳案語林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字本作牙訛為衙大司馬掌武備猛獸以牙為衙故軍前大旗為牙旗牙者所以衙也孔氏謂旗不得其說南史侯景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牙門始見於此續

釋常談又引北史宋世良在郡牙門虛寂為牙門所
自僕謂皆未也牙門已見後漢觀麴義到公孫瓚營
杖其牙門三國魏文帝置牙門將晉陸機襲父爵為
牙門將案後漢注真人水鏡經凡軍出立牙必令堅
完若有折將軍不利是以古兵法擇吉日祭牙是以
後漢滕輔晉袁宏顧愷之宋王誕皆有祭牙文吳綜
有祭牙賦皆謂武備之意而牙衙之說信矣謂訛牙
為衙恐未必然疑牙衙二字古者通用不然宋世良
牙門虛寂北齊書何以書衙

奏記禮重

兩漢傳聞謂前書鄭曰又記於蕭望之奏記自朋始
也僕觀穎釋謂奏漢以來有此奏記僕不暇遠考在
漢前時丙吉奏記霍光李尋奏記翟方進非特鄭朋
而已考丙吉在鄭朋之前不可謂之自朋始奏記之
體在東漢之時其禮甚重觀孔子廟碑魯相奏記司
徒司空府首具年月日魯相某等叩頭死罪敢言云
云中又云叩頭死罪諸案某人云末云某惶恐叩頭
死罪上司空府凡一記三用叩頭死罪而其間連言
叩頭連言死罪宛類表章之體第不稱臣耳有以見
當時上下宮守甚嚴

致仕官祿

石林謂東漢鄭均致仕章帝賜尚書祿終身時號白衣尚書則知漢致仕無祿也唐制亦然時亦有特給者僕謂漢唐致仕者亦皆有祿據通典謂漢制凡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不可謂漢致仕無祿也又觀唐令諸職事官年七十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給半祿又致仕官建中五年勅所請半祿料從勅出日於本貫及寄居處州府

之給



野客叢書以三十卷為足本明陳繼儒刻入祕笈者刪節多矣此本尚是舊鈔惜殘闕僅有其半余得諸東城故家重加裝池珍舊本也

棘人黃丕烈



